「他們那種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精神，永遠是感人的。我要盡後死者的責任，就我所知道的，表揚出來，以啟發炎黃子孫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希望年輕的一代，獻出他們的力量。」 ——軍統督察長喬家才

後代揭軍統抗戰秘辛

喬家才平津鋤奸回憶錄填補盲點

「軍統北平站站長」是影視作品中常出現的人物，而抗戰時「站長」的眞實情況到底怎樣？喬家才是「七七事變」時軍統北平站站長，統率京津與華北地區「正面戰場」之外「隱蔽戰線」的抗日鬥爭，從制裁漢奸到破壞日佔掠取資源之交通，打擊日軍作戰能力。他曾因遭誣陷被捕後險遭槍斃，後又以無期名義於1948年在台灣監獄關押。喬家才在獄中記錄的軍統抗戰史，填補了軍統在平津地區的歷史盲點，是兩岸現存最珍貴的史料之一。在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喬家才的後人接受本報獨家專訪，首次披露軍統在「七七事變」期間數十名平津地區軍統特工冒生命危險抗日殺奸的秘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凱雷 北京報道

當習近平總書記提到「要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時，喬家才的外孫女洪瑋蔓深感振奮。「我的外祖父喬家才台灣9年冤獄中，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書寫中華民族的抗戰記憶」，她告訴記者，喬家才曾出版過軍統關於抗日的記錄，但知道這段真實歷史的國人仍十分有限。因此，她希望藉香港文匯報發出籲請，望兩岸四地學術界共同研究與出版「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史料。

洪瑋蔓上世紀60年代生於北京，為電力高級工程師，80年代，海峽兩岸未三通時，全家赴香港與喬將軍團聚，也是從那時燃起對抗戰歷史的興趣。她與母親喬秀原陸續整理出數十萬字史料，並首次通過香港文匯報公開喬家才及其家人的京津抗戰經歷。

策動「通州事變」抓獲叛國大惡

在喬家才領導下，眾多特工在日佔區展開令日軍聞風喪膽的刺殺、爆炸等行動。喬家才記述，「七七事變」後，北平守軍很快失守，市民恐慌不已，但秘密工作人員卻要設法應對新環境、新變化。時任北平站負責人的喬家才此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望每一位外勤同事，他騎車跑遍北平指導和安撫散居在城內各角落的40位外勤人員，鼓勵大家不必恐懼，盡可以照常活動。因北平淪陷的環境變數，外勤人員則以流動方式接頭，避開日本憲兵注意。潛伏的特工們會以推車賣零食、公園划船等移動方式交換情報。

北平淪陷當月，喬家才提議北平站聯絡策動通州偽冀東保安總隊起義，殺死500多日寇，破壞軍事設施和倉庫，史稱「通州事變」，更抓住公然叛國投敵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

1939年他奉命視察軍統華北日佔區情報機構，又回到北平。最成功的鋤奸就是對大漢奸偽天津聯合準備銀行經理程錫庚。程錫庚有看電影嗜好，遂派人在平安與大光明兩家影院門口守候。一個周六下午，程錫庚果然陪伴妻子到大光明影院，守候在此的志士們馬上按計劃實施刺殺。當銀幕上映出「程經理錫庚外找」字樣後，程立刻站起來，其妻很警覺，趕緊按住他，然而就在這一站一坐的瞬間，被走到面前的「抗日殺奸團」成員祝宗梁連開四槍斃命。

京津站遭破壞 數十志士犧牲

當視察完平津兩地工作後，喬家才感覺態勢嚴峻，提出讓天津站長曾澈做好防範工作，建議他換防到後方，並讓北平站負責人周世光盡快轉移和隱蔽。喬家才對曾澈說：「樹大招風，我對你的安全，非常擔心。」但曾澈答道：「我不願意扔下抗團同志，一個人跑到後方去。我覺得生在這一個時代，與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只要死得有價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我相信會給敵人更多的損害。」

日軍魔爪終於伸向長期潛伏在平津地區的抗日戰士們。喬家才在1939年中秋節與家人短暫團聚後，繼續前往河北張家口等地視察工作，就在此督察工作的路上獲得一封重慶緊急電報：「兄平寓有日人坐守，希勿赴平，速返渝。」此時軍統京津站相繼被日情報機關破壞。曾澈、周世光等數十人盡數被日憲兵逮捕，他們未向日軍低頭，多人慘遭殺害。

► 1926—1928年就讀黃埔軍校6期的喬家才。受訪者供圖

生平簡介

一線抗戰 含冤入獄

喬家才（1906.4.3.—1994.5.21.），字華塘，山西交城義望人。1926年他與10名同鄉南下奔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第六期。在抗戰時曾任軍統華北督察，爲華北區負責人，統轄京津多地辦站，又曾升任軍統督查室主任負責全國督察事務，「喬督察長」係俗稱。實際上，他以追求在一線抗戰爲榮，1936年至1945年，他還任軍統北平站站長，晉東南站站長、華北辦事處主任等職，既曾在太行山抗日打游擊，也曾主導督查緝私等工作，更爲太平洋戰爭作出貢獻。後被陷害入獄押往台灣，直至1957年毛人鳳死後才被無罪釋放。

■1987年，洪瑋蔓等在香港酒店聽外公喬家才講抗戰故事。受訪者供圖

日軍捕全家 髮妻寧死不屈

■1991年7月，喬家才與長女家人43年後在北京重逢。左一為外孫女洪瑋蔓。 受訪者供圖

■日本憲兵隊關押郭同梅的北大紅樓。 劉凝哲 攝

■幼年的洪瑋蔓與外祖母郭同梅。 受訪者供圖

聞名海內外，位於北京沙灘的北大紅樓是「五四運動」發祥地，但它在抗戰時曾是日本憲兵司令部所在地，其地下室更成為殘害抗日志士的憲兵刑訊室。

曾澈等人遭逮捕後，駐守北大紅樓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憲兵隊抓捕喬家才未果，便衝到北平真如鏡胡同2號抓了他全家，並審訊他的妻子郭同梅。「在這場全民族抗戰中，我的外祖母郭同梅在日軍統治下的北平被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憲兵關押拷打受盡折磨，她的一生是在苦難、離別、折磨中度過。」洪瑋蔓談起外祖母的經歷時仍十分激動。

「按地下工作原則，家屬知道的事越少越好，外祖母不可能知道具體情況，但表面的人員、姓名、來往人員她還是知道的」，洪瑋蔓說，「外祖母每天都被押解至北大紅樓地下室刑訊室，老虎凳、壓槓、灌辣椒水、狼狗吠聲恐嚇威脅輪番上陣。被憲兵抬回家的外祖母已是全身血肉模糊，面對日本人的兇殘和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手無寸鐵的全家老小圍在她周圍只有驚嚇和哭泣。」洪瑋蔓說，連續數日的刑訊令郭同梅一心尋死，以保護她家中老母和幼年孩子的性命，在吞金求死未果後，她用菜刀砍向脖子誓死反抗，協和醫院搶救數月，用人造食管才保住生命。日本憲兵隊在郭同梅身上一無所獲，最後不得不解除囚禁，將她及全家老小遣回山西交城老家。

回到山西後，她不得已用瘋癲來躲避當地壞人的迫害，直到再見到已調任陝西省輯私處處長的丈夫。隨後喬將軍赴中美合作所陝壩訓練班任副主任和赴美國學習，郭同梅一直獨自帶着孩子們生活。直到1948年初才與返回北平的喬家才團聚。然而，短短6個月後，喬家才即被毛人鳳以莫須有罪名關押後運至台灣，夫妻二人自此分隔海峽兩岸，再不曾見面。

藉本報籲建日侵華罪行陳列室

因此，洪瑋蔓藉本報呼籲將紅樓地下室列為抗戰遺址，作為日侵華罪行陳列室，讓炎黃子孫銘記歷史，勿忘先烈。

毀日軍倉庫 抗團視死如歸

軍統天津站長曾澈領導着一支由平津地區青年學生組織的愛國團體「抗日殺奸團」（下稱「抗團」）。

1939年9月，曾澈等被捕後，組織遭嚴重破壞。工作方式從暗殺爆破轉向收集情報和動員知識階層脫離淪陷區等。抗團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並取得較大成績，和它的組成頗有關係，成員多半是高官貴戚、富商名人的後代，如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和鄭昆萬，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勳和袁漢俊，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女兒孫惠君等，他們多直接參與刺殺爆破等行動。

幾年裡他們共狙殺大小漢奸數十人，包括天津頭號大漢奸程錫庚、天津偽商會會長王竹林等。他們還在1940年初計劃刺殺在新新大戲院做壽的川島芳子，但功虧一簣。抗團用自製燃燒彈襲擊天津「光陸」、「國泰」兩家被日本人收買的電影院；爆炸焚燒與日偽勾結、傾銷日貨的中原公司；通過特製炸彈炸毀兩輛日軍公共汽車，炸死、炸傷日本兵。最成功的襲擊之一，是在1938年暑假通過「三把火」燒毀了日軍在華北最大的倉庫。

喬家才讚慷慨就義青年楷模

喬將軍在回憶史料中，詳細記載了隱蔽戰線的將士們。他寫道：「他們那種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精神，永遠是感人的。我要盡後死者的責任，就我所知道的，表揚出來，以啟發炎黃子孫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希望年輕的一代，獻出他們的力量。」

■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喬家才（左二）和中美合作所第三訓練班副主任楊蔚（右一）宴請美國教官。 受訪者供圖

中條山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正面戰場國民革命軍在山西範圍內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1940年喬家才奉命上太行山，攜帶一台無線電發報機、5支20發駁殼槍，會同胡宗南集團軍的29軍范漢傑部隊一起打游擊並任其高參。他在日佔區建立了軍統晉東南站，任少將站長。

洪瑋蔓說，在太行山抗日的兩年中，晉東南站由原來的11人發展到100多人；炸毀敵人碉堡、卡車、火車、橋樑、煤井，焚燒倉庫，打死日寇，繳獲槍支彈藥，割獲電話線等各種各樣的戰利品。

太行山游擊 繳獲敵方物資

培訓氣象專才 助美艦隊攻日

1945年，喬家才任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與美軍負責人梅勒斯等15位美軍教官共事。洪瑋蔓認為，敵後戰場的太行山，特別是中美合作所的經歷是喬家才抗戰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美合作所建立若干個為美國海空軍提供氣象情報的工作站、觀測哨，培養了一批訓練有素的氣象情報人員。這些情報在美軍對太平洋上日佔島嶼展開逐島進攻和轟炸日本本土的軍事行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戰後美國海軍部一份報告有這樣的評價：中美合作所向美國提供的日本佔領區軍事及氣象情報，「成為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唯一情報來源」。而訓練這些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正是喬家才。